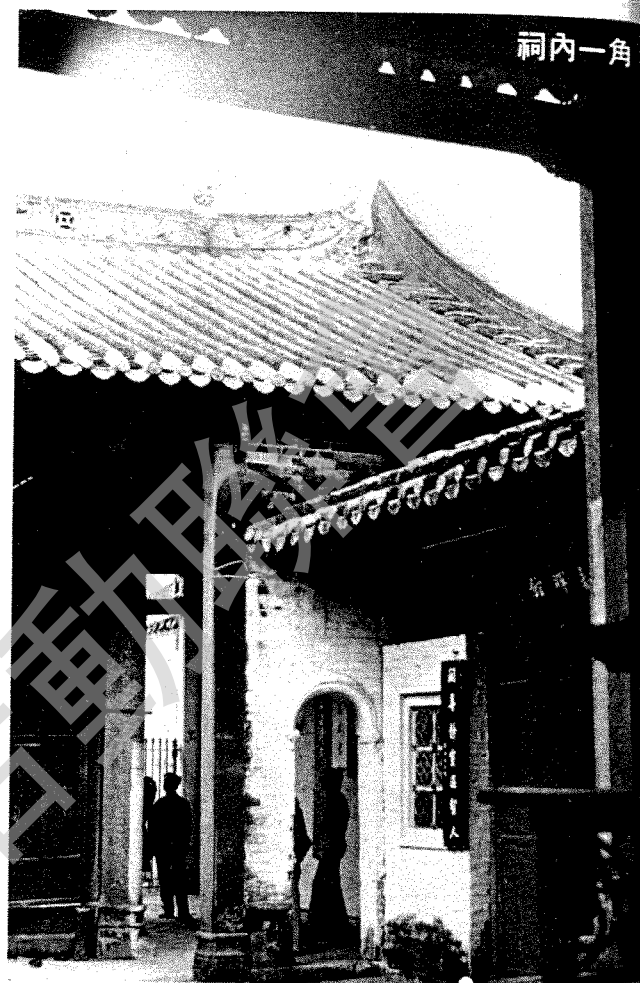


關禮雄老師在凹頭「狐狸過水」墓前向學員講解



口處原有環結鐵門兩扇，村民出已不見，大門處裝有環結鐵門兩扇，村民出入開關嚴密，至今仍有一種防盜裝備的功用。一八九九年英法聯軍攻入北京，中英分界，在港英軍亦到處出動，有進攻圍村，村民齊集村內，閉關鐵門自守於內，英軍遂張鐵門繳去英國，其後族中長老鄧伯裘與當任港督史落士情商繳還之事，並轉達英國議院，終於一九二九年五月由督憲鐵門重奠開幕儀式，村民奏樂燃炮，熱鬧盎然。圍牆門側有銅誌明記此事。

鄧族在錦田之圍除吉慶圍外，尚有永隆圍、泰康圍及錦慶圍，而亦以吉慶的規模最完備，村內有居民八十戶，今之村屋只租給鄧族子姪以保留其家族特色，村民都在外工作，只有數家庭外購些油畫及仿製古玩在巷中逗售給外籍遊客，此外村中有部份破爛圍屋現已受現代化之批盪洗禮，大煞圍村古樸風味，只有幾個老嫗還保留傳統的嗜好，在巷口抽著土煙。

離開吉慶圍，我們繼往附近坳頭山邊，蓬草生長處，走進一短短小徑又到達另一鄧祖墳墓，此墓穴名為「狐狸過水」，是鄧人世祖鄧惟汲之墓，惟汲為當時稅院郡馬，在其生時可謂鄧族最威盛時期，時宋徽欽二宗被金人北擄，宗室慌亂，到處微服逃亡，惟汲父為廣西贛縣令，起兵勤王，並救宗室某氏於危難，某氏遂以女妻惟汲，孝宗即位，宗室某氏女為孝宗表姊，光宗時輩份屬皇姑，故惟汲封稅院郡馬，香山東莞及本港新界多受其管屬，子孫繁衍

學員攝於荃灣「半月照潭」墓前



，分四、五房，皇姑死，葬於東莞，而惟汲死則葬於今之「狐狸過水」處，鄧氏家人無不知郡馬之墓穴，但外族人仕不知者也不少，因為此墓比半月照潭更為穩晦，他的位置較底，墓前蓬草高長，更不易為人所注意它歷史價值，宋皇姑郡馬之墓在香港有幾許人知呢？鄧族之流佈亦於該時候更廣泛流佈到錦田以外的耕田，如屏山一族，即為郡馬從兄弟從光由錦田遷移而拓起的。

當日旅程的最後一站為元朗慶村的鄧氏宗祠，這是新界鄧族最大的祠堂，專為奉祀列祖之用，祠中有各世祖宗神位，內有碑刻記建祠之事，這祠堂是乾隆十六年間，由鄧氏十五世祖鄧洪贊、鄧洪惠二公所發起，以敬奉先祖開族蔭庇之功德，祠內除有祖先神位以流芳，另於前堂兩側有朱熹贈鄧氏「孝」、「弟」兩魂臣大板書，兩軒有蘇軾贈書軒名，可見鄧族當時與當代騷人墨客也有相當關係。另擺放著歷年代各子姪功名爵號之巡遊牌板，以顯先世競業齊家之經營不易，來勉勵後人努力，但今時之世，這逐功名之態度，已不合時宜，這紅牌板丟放在一角，滿鋪著灰塵蛛網，它的歷史地位也忽視一如沒有存在，多麼可惜！洪贊洪惠二公雖因建祠而專為廈村之始祖，然建祠之意義已漸為後人所淡忘了。

離開鄧氏宗祠，汽車風馳電掣送我返回市區，該日整個旅程只花了四個半小時，途經幾個古蹟名勝，車路兩旁樹木成陰，不失為一個

朱熹題字



朱熹題字



偷得浮生半日閒的好去處。但在這短短幾句鐘頭要完成整個旅程，在各處古蹟逗留的時間只有十五至二十分鐘，忽忽溜覽便要離去，大家都有一點意猶未盡之感，然而這次實地訪查，得到關老師的講解和引導，及各朋友互相交流心得經驗，使大家在香港史實探查訪興趣倍添。

今日香港之發達繁榮，必定有其當然的歷史背景，這是要憑藉古蹟遺物去做見證，我們身居香港，甚至出生於香港，但知道的史實有多少呢？又有多少還可以訪查得到呢？談到這些問題，大家不禁對現存的古墓古村修葺和保存方面，感到缺乏積極性的工作，以目前的情況來看，修葺工作確有不少的困難，由於這些古蹟多集中於新界，政府向來視作私人物業，一切保持原貌及修葺事務，都全由村民自己負責，或依賴鄉紳支持，經費方面便產生不穩定的問題，另一方面，新進青年為追上時代而將古蹟現代化，或當局為城市發展的須要而忽略是否將古蹟改變的問題。今日還可見到之古蹟或是隨著逐步現代化而改觀，或是在「自生自滅」的情況下荒置着。沒有一個完善統籌處理的計劃來保留他們的歷史價值和重要性；更沒有一個正式公認的保留原則和行動，這些歷史遺跡還能保留得多久呢？